十七史商榷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七史商榷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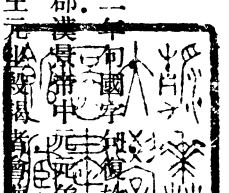
王鳴盛撰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一

漢書十五

地理雜辨證四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此注疏漏殊甚。武帝征和二年何國爲平于。而宣帝五鳳二年復故也者。所復爲何故邪。乍觀之幾令人茫然不解所謂。李賡芸曰。攷廣平爲故秦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改名廣平。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偃爲平于王國。宣帝五鳳二年偃子繆王元[illegible]



不得代。國除。復爲廣平郡。至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又封廣德夀王之弟廣漢爲廣平王。此注當云。故趙。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哀帝建平三年更爲國。始爲詳覈。平于之廢置沿革。見於武帝紀及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廣平王之封。亦見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曁哀帝紀。而廣平之爲秦鉅鹿。又得之於水經注。卷十濁漳水篇也。武紀云。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王。則汲古閣脫去于字。監版平下原有于字。水經注云。封趙敬肅王子爲廣平侯國。則又誤以平于爲廣平。以王爲侯矣。酷吏傳。王温舒曾爲廣平都尉。惟郡得有都尉。國則無之。此事在元朔、元狩之間。其時猶未建平于國。故有都尉也。李說確甚。志據元始。在哀帝之後。故爲廣平國。而亦自有鉅鹿郡。然則

當景帝、宣帝時亦必鉅鹿、廣平兩郡並置。武帝征和中亦必平于國與鉅鹿並置可知。蓋景帝實以一郡分爲二郡者耳。王子侯表宣帝所封平于頃王子。凡有九人。內有成鄉質侯慶。國除。入廣平。今地志廣平國屬縣有城鄉。卽成鄉也。而表所載平于頃王子。又有曲梁安侯敬、平利節侯世、平鄉孝侯壬。國除。皆入魏郡。廣鄉孝侯明。國除。入鉅鹿。今志曲梁、平利、平鄉、廣鄉四縣皆屬廣平。則是於宣帝之後。又割來隸。而史失書。又地志於曲梁注侯國。彼三縣不注侯國。當是志據元始。其時三侯已廢故也。表又有陽城愍侯田。國除。不書入何郡。志廣平屬有陽臺。注云。侯國。疑是陽城之誤。表又有平纂節侯梁。國除。入平原。今平原廣平皆無此縣。成陵節侯充、祚陽侯仁。國除。皆入廣平。今廣平無此二縣。他郡亦不見。疑皆省併也。

信都國。莽曰新博。案莽改信都國爲新博郡。見後書李忠傳注。此但云莽曰新博。但見改名。不見改國爲郡。非也。應劭曰。明帝更名樂安。錢大昭曰。樂安當作樂成。明帝紀。永平十五年。改信都爲樂成國。

昌成。續志作昌城。詳後案。

河間武隧。續志作武遂。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續志則云。廣陽郡、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幷上谷。永平八年。復。略去宣帝一層不敍。非也。而屬縣第一縣爲薊。則二志同。前志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續志注略同。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鄭、周封黃帝之後於鄭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

谷有鄍縣。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陸德明釋文云。薊卽燕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攷成王崩後。召公尙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德明兩說。以後說爲是不待言。但羣書皆作薊。而說文獨作鄍。雖讀若薊。而薊自在卷一下艸部。注云芙也。非地名。此不可解一也。二志上谷郡皆無鄍縣。而旣云黃帝之後所封。似鄍卽薊矣。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乎。此不可解二也。存攷。

膠東國。下密有三台山祠台、郊祀志作戶。

東平國。景帝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案濟東國除爲大河郡。見文三王傳。而夏侯勝傳云。初魯共王分魯西鄙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節侯見王子侯表。不言國除爲大河者。略之。韋賢子玄成傳。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後王國除。爲大河郡。

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班志東平無新桃。

亢父、樊。成帝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二縣。今志仍有此二縣者。其後又復。詳見宇本傳。紀但書削不書復。脫漏也。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屬豫州。其屬縣有薛縣。攷史記魯世家。魯爲楚所滅。秦滅楚。後改爲薛郡者。當以其所屬之薛而名之。禮記投壺篇有魯鼓、薛鼓。則知當時魯、薛並稱。故改魯國爲薛郡也。如此

則秦時已不見有魯國之名矣。而高紀云。既斬項羽。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降。其下又云。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堅守。故以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此地復爲魯也。羽始爲魯公。及其後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雖都在彭城（今徐州府治銅山縣）。而魯地亦在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故以魯公禮葬之。或疑如此則楚、漢之際此地既復爲魯。何以地志直至高后時方復爲魯國邪。案張耳傳。高后六年。立耳之孫偃爲魯王。似地志元年當作六年。楚、漢之際名稱不定。古名今號。雜舉互陳。蓋一時隨便而言。皆非定制。或魯或薛。殆錯言之。直至張偃就封。方定改薛郡爲魯國耳。又高紀云。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其下文又云。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此薛則指魯國所屬薛縣。彼時諸侯之兵初起。尚仍秦制。此地大約仍爲薛郡之屬縣。未必遽復魯國之稱。但薛郡實是魯故國。且春秋時薛嘗與滕俱朝魯。可見其服屬於魯。魯既亡。魯、薛遂通稱。項氏初起在薛。故其後羽有魯公之封。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云云。詳後案。又云。青州川見職方。

騶。故邾國。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國。从邑芻聲。史記。孟子、鄒人。又有鄒忌、騶衍、騶奭。古字通。

泗水國。淩。注。淩水出入淮南。南、監作南入淮。是。

廣陵國。黃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云云。荊州當作荊國。十一年當作十二年。南監亦誤。

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詳後案。

長沙國收酃。注。孟康曰。音鈴。南監收作攸。注音收二字於其下。此誤直作收。又誤連。然南監本於攸下直注音收。亦屬無理。何氏所見北宋本。音收二字在音鈴下。據此可見皆孟注。但其初必是音收之上別有孟康曰三字。而在攸字下方是。傳寫脫去三字。而又誤移於下耳。北宋本亦誤。

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詳後案。又云。荊州山。見職方也。

縣邑千三百一十四。續志云。元始二年。縣邑千四百四十七。道三十二。後漢仲長統傳注作三十四。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後書注作九千二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後書注無三千二字。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續志注云。元始二年。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此誤衍不可墾三字。南監無是。

至於王赧。南監作赧王。是。

雒邑與宗周通封畿。師古注。三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南監作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是。

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地下誤空一格。南監陳字誤提行起。皆非是。

高士宦。南監作仕宦。是。

燕地尾箕云云。誤連上南監提行是。

北新城當作成。南監亦誤。

東平、須昌、壽良。南監作壽張。此與前東郡下良字不當互異。作良是。

秦地圖

代郡屬縣。班氏注。秦地圖書。班氏攷秦地圖。各郡國下皆無。獨見於此。敍傳自述其先班壹當秦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以財雄邊。樓煩、雁門屬縣。而代郡與雁門相連。疑縣名因此而起。故特著之。

總論有誤

班氏於志末總論三代、戰國、秦、漢以來列國之星土疆域。建置沿革。分封世系。形勢風俗。甚備。然曰。魏地南有汝南之召陵、灈疆、新汲、西華、長平、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攷新汲志屬潁川。非汝南。酸棗志屬陳留。非河南。北新成志屬中山。非涿郡。此則皆班氏偶然誤記。而遂成行文之謬者。

溝洫志注誤

溝洫志前半篇全取河渠書。而彼注卻往往取之此志注。裴駰輩本不通經。隨手牽引。凡涉禹貢者多誤。如道河至大邳。此志注。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張晏以爲成皐。皆是也。而臣瓚以爲在黎陽。張守節取之。

非也。釃二渠以引河。孟康云。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其一漯川云云。司馬貞采之。殊不明析。下文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卽此二渠是也。同爲逆河入於勃海。臣瓚以爲禹河入海在碣石。不入勃海。此說非是。裴駰取之。亦非。三條並詳後案。

屯氏河

溝洫志所以特改河渠之名者。以其雜敍水事。不專於河也。前半篇全取河渠書。其下自譔者頗錯亂。未加裁斷。至云。自寒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淸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據此則屯氏河起於武帝晚年。而鄭康成禹貢注則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二者大不同。疑鄭是也。說詳後案。

嚴熊

嚴熊。史記作莊熊。熊。嚴字避明帝諱。去熊字。恐班氏之誤。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

漢書十六

尚書古文篇數

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康成敍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此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也其下又云經二十九卷班氏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此則指伏生今文也不與古文相混故別載之孔穎達尚書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連愼徽以下）皐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也穎達又謂鄭注三十四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二十九加二十四爲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蓋兼序言之陸德明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是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者除序言之也鄭云又亡其一篇者所亡之篇則僞武成疏

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此說出閻若璩最爲精確故予從之友人江聲駁之謂武成是建武乃亡則前漢未亡班作前漢志不應因後日之亡而豫虛前漢時之篇數竊謂班志所以少其一者非爲武成亡之故蓋爲不分康王之誥而然愚攷漢志所載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古文也康王之誥王若曰下疏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今文也班氏豈以今文篇數爲古文篇數哉必無此事鄭分伏生王若曰爲康王之誥即依壁中古文分之鄭本即孔安國本豈有班載孔氏古文反合之之理大字云四十六卷則元數已見小字注云五十七篇則據建武以後實數言之兩不悖也江說恐誤仍以閻說爲是凡學之謬陋者不但不可采亦不必辨何也不足辨故不屑辨也江之學甚精予多從之而間或辨之者足辨也重其學也江著述未流布予爲辨之使後人觀之則經益明故不可不存其辨餘已詳予所著尚書後案及後辨

史籀十五篇

藝文志於小學首列史籀十五篇班氏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又總說之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此段之文許氏說文自序往往用之而諷書彼作諷籀書是當從之乃得爲史彼作乃得爲吏賈子新書云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亦以作吏爲是

籀書九千字以上。卽史籀所著大篆十五篇也。說文謂之史篇。（說文卷四上部云。燕召公名奭。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案。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今斯作倉頡篇。鍇誤。）今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數似與此志所謂籀書九千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取大篆。或取小篆。許氏以意參酌而定之。並非專取史籀者。數雖似合。實不可牽而爲一。況史籀十五篇。建武亡六篇。當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豈能盡遵用之。餘詳予所著蛾術編說字門。

此志下文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僮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所謂古文者。黃帝史官倉頡所作。乃書之本也。史籀所作。卽是周代之通俗文字。與古文並行。彼時書卽自有兩體。但志直云與古文異體。而說文序云或異。下一或字。極有斟酌。蓋雖變古。不全異也。此志下文云。蒼頡篇多古字。李斯等所作尙然。況史籀乎。孔子憲章文、武。夢見周公。文、武、周公。但知有古文而已。孔子書六經。用古文不用籀文者。不但好古。卽所以從周。

試學僮六體首古文誤

蕭何又以六體試學僮之爲史者。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而許氏說文自序。則謂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而

蒼頡古文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漢興。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幷課最者以爲尚書。亡新改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即秦隸書。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若依漢志。則是蕭何所以試學僮者。即亡新所定六體。西漢與王莽無異制也。且古文是孔子壁中書。亦即蒼頡書。在西漢列於功令。人人傳習者矣。若依許氏。則六體乃王莽所定。西漢試學僮者。即秦八體。非六體也。二說大相矛盾。以予攷之。許說是。漢志非也。八體與六體同者四。小篆、蟲書、摹印、隸書也。置勿論。八體有六體無之。刻符、署書、殳書。其體茫昧。亦置勿論。若大篆亦八體有六體無。據說文以爲史籀所作。與古文異。秦人廢古文。遂以大篆居首。蕭何本秦時刀筆吏。自宜沿襲秦故。王莽雖好古。不應廢大篆。其六體中古文、奇字之下。即當繼以大篆。然後及小篆。乃竟去大篆而不列六體中者。小篆即係省改大篆。舉此該彼。無煩複出。故總名篆書耳。其實六體中兼包大篆。非眞無也。許氏亦舉小篆該大篆耳。惟古文及奇字秦時已絕。直至王莽始復出。西漢無之。故六體有八體無。漢試學僮用八體。非六體。許說是。漢志非也。

凡論文字。必以許愼爲正。班雖在許之前。且曾續楊雄訓纂。亦是小學家。不專是史家。但究係史才長。小學短。攷之不審。不如許氏確也。且僞孔安國尚書序云。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

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此所謂科斗文。即倉頡古文。此序出西晉皇甫謐假託。然謂西漢人無能知古文。則是也。太史公自序云。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水經泗水篇酈道元注引晉書衞恆傳。恆作書勢。皆謂古文絕於秦。（恆說亦見三國魏志衞覬傳注。）漢興而人不識古文。故逸在祕府。不立學官。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深閉固距。以不誦絕之。杜林得漆書古文。語其徒云。古文不合時務。可見古文遭秦而絕。蕭何安能以此試學僮著之律令乎。閻氏若璩闢僞古文尚書最精。因此遂駁僞序。據藝文志謂西漢時人人習古文。則誤也。

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篇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又王莽傳。莽奏徵天下通史篇文字者。皆詣公車。令記說廷中。孟康注曰。史篇、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所作是大篆。非古文。師古是。孟康非也。莽傳所載與平紀是一事。據此可見王莽方求能通大篆之人。所定六體。必不反遺大篆。蓋總稱篆書。其中卽兼大篆也。蕭何草律。既著諷籀書九千字得爲吏。則西漢時傳習甚盛。何煩特求能通者。蓋習者雖多。能通史篇十五篇者則少耳。所謂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者。謂給事尚書御史之令史能爲籀書者耳。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未詳太史書何義也。

元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注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又王尊傳。少善史書。又貢禹傳。武

帝時盜賊起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俗皆曰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又西域傳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又外戚傳孝成許皇后聰慧善史書後書安帝紀年十歲好學史書又皇后紀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順烈梁皇后少好史書又章八王淸河孝王慶傳安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善史書又齊武王縯傳北海靜王興之子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善史書喜正文字魏案管寧傳潁川胡昭字孔明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衞顗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晉書隱逸傳郭荷字承休略陽人善史書

三蒼以下諸家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幷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案說文序云楊雄作訓纂篇凡蒼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纂書所載略存之矣愚攷蒼頡篇不見篇數此於訓纂下言蒼頡以下十四篇似訓纂篇數部分悉從蒼頡篇也但只五千三百四十字比史籀反少未詳其故史篇不知亡於何時又幷

三蒼以下諸家盡亡之。急就雖存。非其要者。而說文遂爲小學之冠矣。要之說文從史篇溯原而上。兼取古文。又復下參秦篆。會通古今。既精且博。所收之字。比楊雄又甚多。固已美備。況又當諸家盡亡之後。欲求識字。舍此奚適。邵、唐、宋、元、明知尊信說文者。絕少其人。甚至如鄭樵譏說文止得象形、諧聲二書。六書失其四。何其妄也。予謂欲讀書。必先求識字。欲識字。必先通說文。後生淺涉。未得其門。須先將漢志此一段與說文序及愼子沖上書。參互紬繹。以攷字書之來歷。然後將五百四十部。詳加研究。則文字明矣。若從玉篇、廣韻、集韻、類篇問津。豈不茫無畔岸哉。

予別有蛾術編。分十門。第一門說錄。全以藝文志爲根本。就中尙書古文。是予專門之業。而小學則尤其切要者。今先摘論之。餘在蛾術。此不具。

漢藝文志攷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十卷。所采掇亦甚博雅。但此志以經爲要。攷得漢人傳經原流。說經家法明析。且分別其是非美惡。俾後學識取途徑。方盡其能事。此則未能也。於易亦知推尊象數。然未能標舉孟喜、京房爲宗。又未能將後漢之鄭康成、荀爽、吳之虞翻三家。與孟、京異流同原處發揮之。於書則全不知漢人眞古文。反信孔穎達、陸德明妄說。以爲張霸僞作。至於朱文公以書序爲非孔子作。胡五峯以康誥爲武王命康叔。此等亦竟信而收載之。於詩不專尊毛氏。反拳拳於魯、齊、韓。亦不得其要領。至采及所謂李氏

說。詆鄭箋緐塞而其失愈多。鄭長禮學。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如此妄談。取之奚爲。其於本原之地。未曾究通。則博雅乃皮毛耳。歙縣金修撰榜語予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修撰經術甚深。故能爲此言。予深嘆服。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緐興。經案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氏亦限於時風衆勢。一齊衆咻。遂致茫無定見。要意求切實。於宋季朋輩中。究爲碩果僅存。若某鉅公者。於禮古經下所云記一百三十一篇等。本禮記也。而以爲儀禮。於后蒼曲臺記、戴德、戴聖、慶普及曹褒父子之學。皆儀禮也。而反以爲禮記。於左氏春秋經則載之。於公羊、穀梁。不知其別自有經。遂删去之。何異眯目而道白黑者乎。此其病痛正坐不善讀藝文志耳。又不如應麟遠矣。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三

漢書十七

名字郡縣義例不定

後書班彪傳。彪繼史記作後傳數十篇。略論曰。司馬遷序司馬相如舉郡縣箸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愼嚴其事。整齊其文。師古注云。史記。衞青、平陽人。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愚謂史記風氣初開。例不畫一。宜矣。至班氏父子。既已愼嚴整齊矣。乃攷之漢書。則又有不然者。如杜周、南陽杜衍人。嚴助、會稽吳人。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此郡與縣俱具者。如李廣、隴西成紀人。地理志成紀屬天水郡。不屬隴西。此郡縣皆具而郡誤書者。或據廣時制。後分割他屬。如蘇建、杜陵人。兒寬、千乘人。賈誼、雒陽人。此但言縣無郡者。如張騫、漢中人。（陳壽云。漢中成固人。）卜式、河南人。直不疑、南陽人。終軍、濟南人。此但有郡無縣者。如路溫舒、鉅鹿東里人。衞綰、代大陵人。此但言縣無郡而又箸其鄉者。如東方朔、平原厭次人。此以後縣書前人者。（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厭次之名。其來久矣。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案厭次之名雖久。而地理志平原郡無厭次縣。或者疑之。是也。此必平原一鄉亭之名。後漢爲縣。故追書之。）如李廣利全無郡縣。如石奮則云。其先趙人。如衞青則云。其公鄭季、河東平陽人。此又其變者。至司馬遷則用其自敍云。遷生龍門。義例皆未定。竊謂宜畫一書

某縣人。縣有名同者則冠郡。

史記因英布曾犯罪而黥。遂稱黥布。漢書因田千秋乘小車號車丞相。遂稱之爲車千秋。漢人之隨意立文如此。若唐、宋以後。則必無此矣。

或有字或無字。參差不一。董仲舒一代大儒。公孫弘、兒寬皆以文學致卿相。而無字。殊不可解。若楊王孫者。既爲傳矣。乃不但無字。無郡邑鄉里。且爲約略之詞曰。武帝時人。漢人記事疏略。不似唐、宋以下之詳整。據常璩華陽國志第十卷載王孫事。以王孫爲城固人。

或郡縣皆具。或不具。本無義例。幷非失其傳而不書。如傅介子、北地義渠人。已見趙充國傳贊。而本傳但云北地人。

項它

項籍傳。韓信破齊。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師古曰。高紀云項聲。此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攷高紀於是役但書龍且。不言項聲。師古云云。不知何據。而南監版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攷其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言者。以傳中可互見。且羽雖不信人。以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兵。故其敍事皆據龍且。無項聲也。史記項羽紀及荀悅漢紀亦皆但有龍且。而史記高紀則又以是役爲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敍此事云。從韓信擊斬龍且。虜亞將周蘭。灌嬰傳略同。皆與史記高紀合。若然。則是役

楚所遣將凡有三人矣。今姑勿論。惟項聲、項它二人。皆是楚將。其戰事散見於諸紀傳中者甚多。觀高紀。楚使項聲。龍且攻黥布。曹參傳有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破之。是一事。然則二人皆嘗與龍且同事。所以史書致誤。其實灌嬰傳降彭城虜杜國項佗。其事在破斬龍且之後。相距甚遠。項它如果與龍且同救齊。其時且死。周蘭被獲。全軍盡沒。不應它獨得免。安然在楚。直至彭城方始被虜。故知救齊乃項聲。非它也。

二府三府四府五府

劉向傳。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御史者。御史大夫省文耳。後書何敞傳。竇憲刺殺都鄉侯暢。敞說太尉宋由曰。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即丞相。司空即御史大夫。亦稱兩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也。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車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蕭望之傳。張敞請入穀贖罪。望之以爲不可。天子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敞。薛宣傳。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翟方進傳。司隸校尉初除。謁兩府。是也。亦稱大府。杜周傳。周爲廷尉。詔獄益多。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郡吏、太守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是也。淮南王安傳。安欲反。先作丞相、御史大夫印。伍被傳。被爲淮南王畫反計。詐爲丞相、御史書。請徙豪桀陳湯傳。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

延壽論郅支王首勿縣于定國傳宣帝卽位數引見丞相、御史丙吉傳虜入邊詔召丞相、御史車千秋傳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賈捐之傳上以問丞相、御史東方朔傳丞相、御史知指此類甚多皆以丞相、御史並言不可枚舉霍光傳廢昌邑王羣臣連名奏太后首丞相楊敞次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後將軍趙充國以下卽次以御史大夫蔡誼蓋大司馬有時冠三公之首而將軍亦介其間要之二府爲政本丞相固助理萬幾而御史大夫卽佐之故朱雲傳華陰守丞嘉薦雲試守御史大夫云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又雲爲槐里令丞相韋玄成奏其亡狀雲自訟而御史中丞陳咸與相善爲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乃考其罪可見漢時二府權重有大事必下二府治之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九卿之右而中丞權亦幾與相埒也

後書則多稱三府丞宮傳三府更辟皆不應注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郎顗傳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注三公也賈琮傳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太守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先下三公光武明察不復委任三府陳元傳大司農江馮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寒朗傳章帝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又通鑑後漢顯宗永平十四年御史寒朗理楚王英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胡三省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是也亦稱三司後書胡廣傳廣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所辟命皆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鄭康成傳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

三司府。此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蓋古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後雖改名太尉。而太尉卽司馬。故云三司也。合大將軍亦稱四府。後書趙典傳。建和初。四府表薦。注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質帝紀。四府掾屬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和熹鄧皇后紀。選四府掾史。詔東觀讎校傳記。應奉傳。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是也。亦有以三公幷太傅稱之者。後書虞詡傳。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是也。或稱五府者。後書樊宏傳。宏族曾孫準。求初之初上疏曰。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是也。

晉書職官志云。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愍謂儀同三司者。蓋言其儀同於三司耳。唐書百官志。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此三司則與上兩條三司大不同。

尙右

尙右尙左之說。紛紛不一。王陵傳云。陳平以位讓周勃。乃以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此漢人尙右之明文。故高紀云。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以右爲尊。故云諸侯王表云。作左官律。師古曰。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制。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爲左官。文紀云。右賢左戚。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周昌傳。高帝使昌爲趙相。曰。吾極知其左遷。灌夫傳。貴戚在己右。必陵之。在己左。益禮敬。合而觀之。

漢人尙右。則誠然矣。若謂本當如此。自古皆然。則師古之妄也。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天貴乎。日月五星貴乎。天道尊左。地道尊右。見內則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鄭康成注。天貴乎。地貴乎。左陽右陰。左生長之方。右肅殺之地。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陽貴乎。陰貴乎。內則子生。翦髮爲鬌。男左女右。男拜尙左手。女拜尙右手。男貴乎。女貴乎。其當尙左顯然。所以有尙右者。其說有二。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據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故拱而尙右。幷誨弟子以當尙左。又兵車則尙右。乘車仍尙左。漢初人習於兵革。故相沿尙右。其說確矣。又一說則仁傑不知也。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面爲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嚮之坐也。以尙書顧命篇、爾雅釋宮篇、禮記明堂位篇、毛詩斯干篇及儀禮各篇經注疏參之。人君在堂上。南面臨羣臣。自然東爲尊。西爲卑。及入戶至室中。在東者近戶出入處。其勢又以坐西而東向者爲尊矣。而分侍兩旁者。則北爲上。南爲下也。漢近古。宮室之制未大變。故周勃傳。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不以賓主之禮也。田蚡傳。蚡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私橈。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公卿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自尊抗無所詘。此皆在室中也。若史記項羽紀。沛公見項王鴻門。項王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其坐次尊卑歷然。而侍則立而不坐。爲最卑矣。此雖在軍中。要之亦倣室中之制。凡此諸文皆尙右。於禮未嘗不合。乃幷堂上亦尙

右。則泥古而誤者。師古顧謂古制朝廷一概尙右。豈不謬哉。

古者堂上有東西序。而南一面則空無門戶。惟室乃有之。而室與堂相連比。漢猶如此。唐、宋以來。則堂有廂而無序者多。其南一面皆爲門不空。而室之戶牖。則隨便安設。不拘何面。且亦堂自爲堂。室自爲室。不相連比矣。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咸曰。夫子之疾。處南牖之下。皇侃疏云。病本當在北壁下。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視之也。龔勝傳。王莽遣使奉璽書迎勝。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此事正與鄉黨同。蓋勝雖不欲出迎。猶以臣道自處。莽使者直以君道臨之。觀此則漢宮室與春秋同。惟其如此。所以有尙右一說。而概主尙左。則沿襲之譌。至於外戚孝哀傅皇后傳。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乃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顧氏曰。終沒配食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蓋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新五代史附錄。契丹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此固不可謂之合於古。

屠渾都

周勃傳。勃擊盧綰。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案史記

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師古之妄謬如此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漢書十八

五德

張蒼傳蒼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爲博士草立土德時厤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賈誼傳誼以爲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賛曰誼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謬舛不可承況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尅卽欲承秦何爲以土勝之張蒼固非而公孫臣賈誼亦非故賛曰術疏說詳前漢當爲火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

漢初人才已盛

曹參攻城野戰身被七十創疑其專以摧堅陷陣爲能及其以清淨爲治遂致畫一之歌申屠嘉材官蹶張能折辱鄧通得大臣體漢初大亂初平人心甫定文學未興風氣猶樸而人才已盛如此傳世之遠所自來矣

北魏

酈食其傳。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案項王前此已封豹爲西魏王。西北通稱。

箕踞

陸賈傳。尉佗箕踞。師古曰。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蓋古人無交椅。席地坐。皆危坐。以伸其脚爲不敬。今人雖不席地。而北方多用牀上坐。謂之盤膝坐。此尙合古禮。不伸脚。若南人皆坐交椅。背及兩手皆有倚。無不伸脚者矣。雋不疑傳。見暴勝之登堂坐定。不疑據地云云。古人所坐席。皆布於地。故不疑據地致敬。知漢無椅式也。

椅本木名。見說文卷六上木部。注云。梓也。毛詩小雅湛露篇。其桐其椅。釋文。椅。於宜反。是也。新五代史晉臣景延廣傳。延廣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以椅字爲人所坐。呼若倚音。始見於此。宋王銍默記云。南唐李後主被虜後。徐鉉往見。老卒取椅子相對。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鉉辭賓主禮。引椅偏乃坐。又無名氏宣政雜錄云。宣和初。京師伎者以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又周煇清波雜志云。紹興十三年。再興太學。呂榮義爲上庠錄。投進倡和詩。有影妻椅妾語。又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殿廬幕次。三省官爲一幕。樞密院爲一幕。兩省官爲一幕。尙書省官爲一幕。御史臺爲一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內。又張端義貴耳錄云。今交椅。古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秦太師始製荷葉託首。曰太師樣。據此諸文。知椅起

唐末而盛於宋。假借木名之字用之。

椅非胡牀。張端義誤也。古人坐雖在地。寢固有牀。見小雅斯干篇。其後則坐亦用牀矣。三國魏志蘇則傳。則從文帝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云云。何氏焯云。據宋本。牀上有胡字。胡牀三國已有。何說如此。其實已起漢末。後書向栩傳云。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此皆危坐不伸腳。正如今所謂盤膝坐。若椅則小於牀。不可盤膝。無不伸腳者。知椅非胡牀也。

今人所用桌。蓋與胡牀同起。古人坐於地。下藉席。前據几。坐席固不用椅。而几則如書所謂馮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之類。其制甚小。今棹甚大。俗名八仙桌。謂可坐八人同食。與几雖相似。實大不同。案文似从木卓省聲。而字書皆不收。明宣德中。嘉定章黼道常作韻學集成第十卷。卓字注古作桌。未詳。凡文字箸述從無用者。文義鄙陋。誠覺難用。說文木部有机字。此亦木名。與几席之几無涉。而突見於三國志華歆傳。彼時既有胡牀。覺小几頗不適用。別製高大者。而規制與几不同。未便仍其故。故用机字以代。此與借椅爲坐具同。與其從流俗妄造鄙陋不通之桌字。毋寧依三國志。

合而攷之。周、漢以前。席地坐馮几。寢則有牀。漢末三國。坐始有胡牀。几制亦大。變文作机。然尚無小交椅。直至唐末、五代始有之。

叔孫通聖人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亡去事項梁。梁敗。從懷王。王徙長沙。罷事項羽。羽亡。降漢。面諛親貴。幬固所譏。曲學阿世。通之謂矣。及薦諸生爲郎。賜之五百金。諸生遂稱爲聖人。歐陽子五代史述馮道事。乃云當時謂之聖人。正此意。

輿地圖

淮南王安傳。日夜與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後書明八王傳陳敬王羨傳。亦云案輿地圖。今諸國戶口皆等。愚謂孟子晉之乘。趙岐注。輿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朱子兼採或說云。取載當時行事而名。或說頗通。正與蘇林合。孟子本列諸子。不必拘家法。趙岐、漢之俗儒。不盡可從也。宋地記家歐陽忞、祝穆、王象之等所作。皆以方輿、輿地爲名。出於此。

爽

賈誼傳。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沈彤曰。爽、甚也。謂下疑上則必反。而上必甚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甚之義。如涪曰忒也。與上文不貫。

他所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

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南監同。沈彤云。也當作他。連下所字句絕。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卽其所存地建國。則國小而其子孫有不得侯者。故爲之徙其侯國。幷封其子孫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還之也。注誤。

植遺腹

顧氏曰。植遺腹。必古有此語。所謂君死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一堂二內

鼂錯傳論募民徙塞下。云古之徙民。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曰。二內二房也。案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與室不同之處。尙未能詳析。而大約總以鄭說爲可據。今此論徙民。似指庶民居多。而容或亦有大夫士。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皆同者。張晏混言二房。非也。此事詳尙書顧命後案。予又別有論著。

舉賢良

詔舉賢良文學士。鼂錯在選中。此事有三論。錯爲隴西太守公孫昆邪所舉。昆邪事見其孫賀傳。又作渾邪。嘗箸書。見藝文志陰陽家。錯非隴西人。又未嘗爲隴西官屬。而隴西太守舉之。一也。詔列侯九卿郡守舉人。而錯爲平陽侯等及廷尉、宜昌太守昆邪所舉。則是一人之身。必備有三項舉主。方許其對策。二也。錯時已爲太子家令。秩八百石。又應試。唐、宋亦倣此。非如明制一賜及第出身。終身無再對策事。三也。

古音

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孰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案此一段皆用古音。除苛以下八字當在萬民之下。如此則韻皆合。

鼂錯所緣坐

丞相青翟等劾奏鼂錯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錯之罪卽如其劾奏之說。迴非謀反大逆可比。何至是。且上文方頌罪人亡帑。此遽斬同產。邪。葢車裂、腰斬、具五刑、夷三族。皆秦之酷法。漢初沿襲行之。韓信、彭越、英布皆受此。至文紀元年冬十二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然景帝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公孫賀、李陵、李廣利、公孫敖、任安、田仁、劉屈氂、猶皆腰斬夷族。則文紀云

云。徒虛語耳。

王恬咸

張釋之傳。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平。結爲親友。南監同。沈彤曰。王恬下咸字誤。據功臣表有山都貞侯王恬啓。史記作開。開卽啓也。咸當作啓。連上句絕。

淮陽郡

汲黯傳。拜爲淮陽太守。黯自言棄逐居郡云云。其下文又云。居郡政淸。又言。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名明矣。而今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注但云高帝十一年置。屬兗州。絕不見其曾爲郡。愚以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及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宣元六王等傳考之。高帝之子友。以高帝十一年始立爲淮陽王。至惠帝元年。徙王趙。是爲趙幽王。則淮陽國除爲郡矣。惠帝薨。高后以假立惠帝之子強爲淮陽王。強死。又以武代。文帝立。武被誅。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文帝之子武以文帝三年又立爲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是爲梁孝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景帝之子餘以景帝二年又立爲淮陽王。王二年而徙魯。是爲魯共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宣帝之子欽以宣帝元康三年又立爲淮陽王。是爲憲王。自立後傳子及孫。凡有國六七十年。至王莽乃絕。此郡始爲國。改爲郡。後復爲國。如此展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爲國。地理志以最後之元始爲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則俱略去也。汲黯爲淮陽

守。當武帝時。而其前申屠嘉亦嘗爲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以後國除爲郡之時。又司馬安亦嘗爲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爲之。見本傳。田廣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爲之。見酷吏傳。此則皆在武帝時。又韓延壽亦嘗爲之。此則在昭帝時。盎自景帝四年爲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爲郡者約九十年。故爲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弘傳。兄昌爲淮陽相。此則在宣帝時。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讀書貴貫串。今人憒眊善忘。顧此失彼。又性懶畏考核。宜乎史學之無人也。尹齊爲淮陽都尉。見酷吏傳。亦在武帝爲郡之時。若國則不當有都尉。

富態韻

鄭當時傳。翟公署門。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富與態爲韻者。盎古音未變。富本讀若廢也。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五

漢書十九

韓王相難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以伐匈奴相難。凡七往復。反覆千餘言。浮文寡要。乃後世好事者借此以騰駕藁詞。效戰國策趙武靈王騎射習戰一篇。史記本無。班氏掇入。支贅可厭。殊不解其何取。

禮記

藝文志無禮記之名。然說文自序說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壁中書。即有禮記。河間獻王傳敘王所得書。中有禮。又有禮記。是前漢本有此稱。非始於鄭氏作注之時所題。但魯共王、河間獻王所得篇數多寡。則從大、小戴所刪。未必同。

從讀縱

李廣傳。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縱。非直言將數十騎自隨也。案史記。將騎數十縱。從字應如張解。禮記曲禮篇。欲不可從。陸氏釋文云。從、足用反。放縱也。是也。

彌節

彌節白檀。李奇曰。彌節少安貌。案彌與弭同。九歌湘君章云。夕弭節兮北渚。王逸云。弭安也。司馬相如傳。楚王乃弭節徘徊。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仗節信也。

衞青報公孫敖

衞青傳。言其微時大長公主執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往篡之。得不死。後爲大將軍出塞。李廣本以前將軍從。宜在前當單于。青乃徙之出東道。使其回遠失道者。非但以其數奇恐無功。實以公孫敖新失侯。欲令俱當單于。有功得侯。以報其德故。徙廣乃私也。

終陽

董仲舒傳。陽布施於上。主歲功。陰入伏於下。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沈彤曰。終上當有陰字。陰終陽。本易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義。然終陽之事。卽助其成功。故曰以成歲爲佐。名當作佐。形似而譌也。案沈說近是。但說文無佐字。又手也。ナ手也。右手口相助也。左手相左助也。周易泰卦以左右民。鄭注。尚書皋陶謨左右有民。馬注。皆以左右爲助。俗乃別作佐佑。此文上下二佐字。皆當作左。作佐者後人改。非班氏本文。未通小學。不可說五經、史、漢。

選郎

仲舒對策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詳翫此節。中郎句絕。郎

吏句絕。其上文專言郡守縣令之重。長吏卽守令。郎吏卽郎中中郎也。據其義當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選郎吏多出於吏二千石子弟。又以富訾。蓋選郎大約出任子、筭貲二途者尤多。故未必賢。古人之文每如此。以橫擔句法兼倒裝句法者也。王應麟玉海論此事云。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爰盎、楊惲、霍光是也。有以富訾爲郎者。張釋之傳如淳注引漢儀注。謂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釋之及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爲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馮唐是也。愚謂馮唐傳但言其以孝著。非因孝行得爲郎。王說獨此條不確。其提綱是。而所舉之人多漏者。予已爲補入。其提綱亦漏者。漢有以舉孝廉爲郎者。如王吉、京房、（各見本傳。）孟喜（見儒林傳。）是也。有以射策甲科爲郎者。儒林傳云。歲課甲科爲郎中。如馬宮、翟方進、何武、（各見本傳。）召信臣（見循吏傳。）是也。有以六郡良家子爲郎者。如馮奉世是也。（見本傳。）大約漢之郎選。盡於此六途。應麟所舉任子、富訾兩條。卽是仲舒之所病。此外僅添兩條。而一條又誤。則應麟於攷據之學尚疏。至於筭貲爲郎。始於漢初。事見景紀。並非入粟拜爵。而今人又往往誤解。竊謂後世薦舉人有身家殷實一條。乃其遺制耳。食貨志云。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郎選二字與此同。但入財補郎。此乃武帝晚年事。仲舒對策。當武帝卽位初。時尚無此。不可牽以當之。

薛縣

公孫弘傳云。菑川薛人。今志菑川國無薛縣。薛縣乃屬魯國。彼國注云。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據此

注。秦時稱此郡爲薛郡者。當以其有薛縣而稱之。至漢因此郡屬縣有魯。是伯禽故國。故改爲魯國。而薛縣則不知何時曾改屬蕺川。故弘得爲蕺川薛人。地理志據最後元始爲定。故薛仍屬魯國。但各列傳每人書某郡縣人。亦當據後定。乃偏據一時稱蕺川薛。予前所論名字郡縣義例不定者。此亦其一也。東海郡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所云邳在薛者。卽魯國之薛也。東海下邳今邳州。

公孫弘年

陳氏鵬年曰。案史記。公孫弘以建元元年辛丑徵爲博士。不合。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辛亥。凡十一年。年七十一矣。是年卽以博士爲左內史。元朔三年乙卯。爲御史大夫。年七十五。五年丁巳十一月。爲丞相。年七十七。元狩二年庚申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八十。

北發

公孫弘傳。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於渠搜。南則綏撫於交阯也。此注文義極明。妄攷其上下。皆整對句法。則師古注是矣。渠搜有二。一在西戎。爲漢金城、河關之西地名。則禹貢雍州所言者是。一在朔方。則此傳所言者是。此傳所言。本出禮三朝記。水經河水注引之。乃卽以爲禹貢之渠搜。則非是。古人言西北雖往往通稱。而此既有兩地。則不可合。故武紀云。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此以西北相對。玩彼應劭、晉灼、臣瓚注自明。而師古於彼注與公孫弘傳注同。其以北發爲地名。國名者皆誤。若史

記五帝本紀云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索隱以爲北發當作北戶而下三句則讀羌字愼字夷字句絕然則彼下發字似衍雖南撫交阯與此傳文同而彼所謂北發渠廋與此傳亦皆無涉

五百歲

司馬遷傳遷爲太史令當太初元年天厤始改曰自周公卒五百歲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案自孔子卒至太初元年實止三百七十七年乃云五百歲何也蓋因孟子歷論道統之傳云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唐虞至周皆以五百歲爲期故遷發此論其言雖夸而其尊慕孔子則可以解先黃老後六經之疑矣

亂倫

平陽公主與衞青合葬猶之可也館陶公主至與董偃合葬則已甚矣見東方朔傳昭帝之姊蓋主夫亡後私近丁外人而詔外人侍主江都王建女細君嫁烏孫昆莫其孫岑陬欲尙之主不欲而武帝詔從其俗漢之亂倫如此

楊惲

楊敞傳敞以給事霍光幕府爲光所厚愛致位宰相而敞之子惲卽以告霍氏反封侯亦可謂傾危之士

矣。

東閣

朱雲傳。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謂雲曰。在田野亡事。可留我東閣。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案。公孫弘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也。然則屬吏皆從當庭中門入。東閣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而雲言乃如此。其强項可見。但既若是之負高氣。不待其就而相請。輒先往見之。得無進退無據乎。

戶牖法坐

梅福傳。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案。戶牖之法坐。即尚書顧命篇所謂牖間南嚮是也。詳後案。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

漢書二十

六郡良家子

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師古曰。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微行。與待詔隴四、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黨。疑師古注未確。

罕幵

趙充國傳。先零、罕幵。師古曰。罕幵、羌別種。今羌姓有罕幵者。罕幵、唐時既有此姓。則亦當有姓羌者。而書傳不載。今吾嘉定獨有此姓。

口錢

貢禹傳。禹上書。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府藏耗竭。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迺算。案食貨志。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漢取民所以比古若是之重者。

半由增加口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謂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三句盡之。安有口賦。周禮天官太宰九賦。鄭康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算。其實康成意不過因漢謂口錢爲口賦。故援以以解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口錢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於漢耳。

韋傳附廟制

韋賢玄成傳末附論廟制。凡四五千字。繁重已極。大非傳體。後漢書祭祀志。蔡邕表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禮。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置其中。使祀事以類相從。是古人已有議及者。劉昭又云。國史明乎得失者也。孝武淫祀妄祭。疲秏蒼生。後王深戒。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昭此論尤佳。

魏相報讐

魏相爲河南太守。爲霍光所惡。下之廷尉獄。久繫始赦。後爲御史大夫。遂奏霍氏專權。舉發其弒許后事。雖未免報復私讐。然其言則未可以挾私訾之。

青紫

夏侯勝傳。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芥。師古曰。青紫卿大夫之服。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

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青紫。謂此也。小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也。葉說是。揚雄傳。析圭擔爵。懷符分祿。紆青拕紫。朱丹其轂。注云。青紫謂綬之色。此注則是。而二注自相岐。

便面

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衺平而下圜。卽古便面也。王莽傳有雲母屏面。南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以上諸文參之。今之聚頭扇竹骨紙身者。卽此遺製。

孔子十四世孫

孔光傳。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生襄。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案此言十四世。乃連前後幷及身而總言之。凡後人言譜牒者。皆當以此爲例。沈約宋書自序。述其七世祖名。延子賀。賀子警。警子穆夫。穆夫子林子。林子子璞。璞子卽約。可證。蕭子顯南齊書以太祖道成爲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何生延。延生彪。彪生章。章生晧。晧生仰。仰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紹生閎。閎生闡。闡生永。永生苞。苞生周。周生矯。矯生逵。逵生休。休生豹。豹生裔。裔生整。整生儁。儁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雖附會不足信。而其例

則同。

行內署門戶

孔光傳。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衞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以內字句絕。注云。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蔣氏杲云。字子遵長洲人康熙癸巳進士戶部郎中廉州知府。疑當以宿衞供養爲句。行內署門戶爲句。行巡行也。內署諸在內給事之官。如中書以下謁者是也。胡三省通鑑注與予意同。其以行內署門戶爲宿衞事。省服御食物爲供養事。尤分明。可證師古之誤。

每朝

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案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南監版同。陳氏鵬年曰。毋朝當作每朝。十日句絕。尋顏注自見。王莽哀帝時亦十日一賜餐也。

此傳描摹光之醜狀。可云盡致矣。贊中歷舉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皆以儒宗居宰相位。而蒙阿諛之譏。予謂馬宮、平晏遂仕莽。光幸前死。否則必爲莽臣。

下朝者

王商傳。太中大夫張匡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云云。師古讀下朝者爲

句引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以文說爲是竊謂下字讀徵斷問字句而後接匡對曰云云下謂下之王嘉傳亦有下朝者孟注是也時左將軍等皆中朝臣故目爲朝者朱博傳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議問與下朝者同義

呂不韋春申君

皇太后詔問王商女欲以備後宮商不欲王鳳誣搆以罪始懼而納女張匡以呂不韋春申君之事陷之不韋以邯鄲姬獻子楚在質趙時直至楚立爲王始以不韋爲相而匡竟謂不韋爲丞相納有身之女於王春申君獻有身妻所產者幽王而匡誤言懷王隨口附會不顧事實

萬歲之期

翟方進傳綏和二年春李尋奏記方進責數之因備述星變而云萬歲之期近愼朝暮云云師古注以萬歲之期爲指方進之死言其事在朝夕顧氏曰據文萬歲之期意謂宮車晏駕故此下郎賁麗欲以此災移於宰相也師古注謬處不可勝摘先儒已箸而未行世者聊出之

大誥

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云云何氏焯評云將此篇所依據摹竊者以覆校周書元文則可知漢人釋經之意何先生固是篤學好古之士故有如此議論非流俗所能及今人所臨何評逸此一條

尸殿門

王嘉傳爲郎坐尸殿門失闌免師古曰尸止也左傳曰屈蕩尸之弟諸生鳴韶曰宣十二年傳作屈蕩尸之注訓尸爲主吳下鐫氏所藏淳熙九經作尸疏亦作尸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並同宣六年公羊傳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尸之門焉一也

南陵

王嘉本平陵人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案南陵薄太后陵耳漢南陵屬京兆其屬宣州者係唐縣乃漢丹楊郡之春穀縣地也顏舛謬至此南監版無此注殆校者因其舛謬竟刪去之

蜀無它揚

揚雄傳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周衰揚氏遷蜀嶓山之陽曰郫揚季官太守至雄五世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方氏以智曰楊升菴謂晉有羊舌氏叔向子伯石食邑於楊曰楊食我晉既滅羊舌氏分其田爲三縣曰平陽曰揚氏則羊也陽也揚也同出一姓揚子雲自以爲蜀無它揚字不從木班氏據之然楊修曰吾家子雲則知揚楊同出子雲特好奇耳竊謂姓亦何奇之有古今渺莽姓譜皆附會其說不一雄自言姓揚甚明楊修少年聰穎攷究未深且古人凡事假借詼諧故曰吾家子雲今乃欲改

雄之姓可乎。趙凡夫亦以子雲爲木旁楊。正坐此病。方說甚確。升菴、蜀人。欲援子雲爲宗。唐楊珣碑以國忠之父而亦引子雲之祖。皆非也。劉攽後漢書刊誤於楊震傳亦嘗辨之。吳仁傑刊誤補遺謂揚雄與楊震同是木旁之楊。此說武斷之至。

太玄法言字數

揚雄作解嘲。自述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案今太玄經具存。晉范望叔明所注。共十卷。後附陸績述玄。王涯談玄。宋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所校勘也。案其正文。大約與五千文之數合。至說十餘萬言。則當爲法言。非指太玄。然今法言亦具存。凡十三篇。分爲十卷。晉李軌、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司馬光注。案其正文。大約不及萬言。而此云十餘萬言。則不可解。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七

漢書二十一

儒林删史記

儒林傳仲尼旣沒弟子散遊諸侯子張居陳子羽居楚云云此段皆用史記文而史記尙有子路居衞一句裴駰云子路死時孔子猶在班氏覺其非故删此句

郡國縣官

案史記作郡國縣道邑道乃蠻夷未必能受業此官字當爲邑字之誤

上屬所二千石

案當作上所屬二千石

釐氂

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此古語漢書屢見釐里爲韻而或作豪氂如司馬遷傳引此作氂字相似而誤也說文卷二上犛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犛聲里之切疑古假借犛作釐遂誤爲氂耳乃儒林傳有禽滑氂孟子有愼子名滑釐則氂字疑亦傳寫之誤而師古遂云氂音離師古不識字如此

劉屈氂傳。字作氂甚明。而五行志作劉屈釐。後書岑彭傳。彭之玄孫熙爲魏郡太守。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直以氂字讀爲釐音。乃知漢人亦已有識別字者。

商瞿

儒林傳。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云。商瞿姓也。司馬貞云。商姓。瞿名。以下文魯橋庇子庸、江東馯臂子弓、燕周醜子家、東武孫虞子乘、齊田何子裝例之。司馬說是。子木其字也。儒林傳中每人書郡縣書姓名書字三項備者多。以其有傳經之功。而無事蹟無著述。故備著之。其不備者。或失傳。或隨便立文。

孟喜京房之學

儒林傳。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荼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成帝時。劉向校書。以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倘同）延壽獨得隱士之說。

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案此一篇多誣喜之詞。班氏本史才。非經師。於諸經皆未能精。而易尤甚。劉向不通經。而班氏又誤信之。故其言如此。

孔穎達周易疏序云。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更相祖述。是異流同原矣。後世妄儒。既無學識。又好苟駁前師。以自標舉。遂致易義墜落殆盡。然丁田雖無存。孟、京猶可攷。吾友中通易者凡三人。惠徵士棟、褚員外寅亮、江上舍藩也。惠氏周易述未成而沒。上舍補之。所采雖博。大旨究以孟、京爲宗。能尊信此書者。員外與予外無多人焉。若狥班說。先貶孟、京。易何由明。

師法

孟喜受易於田王孫。田王孫受易於丁將軍寬。喜之改師法。乃爲梁丘賀輩所誣耳。其實不改也。而漢人說經重師法。則於此可見。下文胡毋生之弟子東平嬴公。則表其不失師法。是也。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爲大師。故以爲始師。又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漢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又李尋傳。治尚書。與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後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又魯恭傳。恭弟丕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又劉寬傳注引謝承書曰。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

韓詩。究極師法。又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漢人重師法如此。又稱家法。謂守其一家之法。卽師法也。沈約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光武好經。甚於前漢武帝。明章尤加隆焉。故東京經術。盛於西都。而其守家法益嚴。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弟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又魯恭傳。拜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又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云。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家法。又鄭康成傳論曰。王父豫章君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此蔚宗謂其祖父豫章太守甯。李賢注云。言甯教授專崇鄭學。蓋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不改師法。則能修家法矣。

兩漢尊師法。而俗學卽出乎其間。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有云。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豈不哀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亦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

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觀此則知俗學之妄。古今同慨。自唐中葉以後。凡說經者。皆以意說無師法。夫以意說而廢師法。此夫子之所謂不知而作也。

翟孟白之學

繇是有翟孟白之學。以上文施讐下文梁丘賀二段例之。此當云繇是孟有白、翟之學。

食子公

儒林傳。蔡誼以韓詩授食子公與王吉。吉爲中尉。食生爲博士。由是韓詩有王、食之學。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云。案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

筦路

疏廣以公羊春秋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師古曰。筦亦管字也。宋引蕭該音義云。艸下完音完。又音官。今漢書本卻作竹下完。風俗通姓字篇有筦、管二姓。云。筦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筦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又有管姓。漢有管虢爲西河太守。筦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筦見說文卷一下艸部。筦、管見卷五上竹部。蕭說是。

邳都

邳都得姓見後書邳惲傳注。彼又云。前書音義邳之目反。目當作日。與史記索隱音質合。彼引音義當爲

臣瓚注而師古遺之者此音是不當刪大約師古去取多失當又史記都、楊人而此云河東大陽人非是史記正義辨之

貨殖

馬遷自敍既下於理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故傳貨殖班氏譏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已爲不得其情乃班又仍踵故轍傳貨殖何也且彼固諧語發憤之所爲作班顧易以莊語取市井賈人臚列滿紙范蠡計然輩與漢無涉而亦闌入尤非也

財成

引易財成輔相財與裁同而師古以爲資財用以成教非

烏氏

烏氏贏師古云烏氏、姓也贏、名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烏氏、縣名屬安定師古非

嗽

佞幸傳文帝病癰鄧通爲嗽吮之師古曰嗽山角反吮自兗反嗽字今吳中尙有山角反之音呼若束常熟呼角爲祿皆古音也

班正史記誤

匈奴傳上卷之前半截。全用史記元文。敍至天漢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單于以十萬騎待余吾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之下。史記尙有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幷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云云。漢書刪去。直接游擊亡所得。因扞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蓋史記原訖於天漢。此段係後人附益。錯謬不可讀。貳師降匈奴。是征和三年事。妄入此。大非張守節已辨之。

趙佗年

南粵王趙佗。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云云。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興已七十年。佗百歲矣。按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卽以二十餘歲爲龍川令。亦一百十餘歲矣。

閩中郡

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東海王搖皆句踐之後。秦幷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卽今之泉州、建安是。案地理志所載秦三十六郡無閩中郡。蓋此郡之置。已在始皇晚年。且雖屬秦。而無諸與搖君其地如故。屬秦未久。旋率兵從諸侯滅秦矣。故不入三十六郡之數。說已見前。

河源

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

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其下又三千餘里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卽中國河也。案此西海。卽水經所云雷翥海也。其河原則漢人之說如此。甚分明可據。而唐杜佑、劉元鼎、元都實皆與之異。未詳。

共稟

大月氏國不屬都護。筋冒頓所破。乃西擊大夏而臣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案。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遠遷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稟當爲廩給之義。共與供同。

高附

大月氏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二曰雙靡翎侯。三曰貴霜翎侯。四曰肹頓翎侯。五曰高附翎侯。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案後書。五部翎侯曰休密、雙靡、貴霜、肹頓、都密。其後貴霜翎侯邸就郤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高附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捐毒

李氏光地曰。捐毒卽身毒。又作天篤。又作天竺。皆語有輕重耳。一也。明帝迎佛在班氏前。而班於此略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大之耳。李說精絕。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

漢書二十二

古音

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以躊躇與去、傷與悵、信與親爲韻。蓋古無四聲之分。平仄通爲一音也。而師古曰。躇合韻音丈預反。傷合韻音式向反。信合韻音新。合韻猶吳才老所謂叶韻。此字本無此音。改以叶之也。又趙昭儀居昭陽。舍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師古曰。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釭江皆從工得聲。何所別異。沈約以江居東、冬、鍾之後。音猶未變。至唐乃變爲似良反矣。師古全不通古音。不能枚舉。聊一出之。

丞相非衍

孝成趙皇后傳。成帝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印。鄉晨暴崩。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云云。劉攽曰。是時孔光爲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然則衍丞相大司空五字也。案。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見孔光傳。何云未拜。

柰何令長信聞

外戚傳敍趙昭儀殺後宮皇子事。有云。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顏注但云謂太后。而語意不詳。案。太后是元

帝王皇后。成帝之母。顧氏補注云。柰何令長信聞之者。謂何道令太后得聞也。顧說是。

年九歲

平帝卽位年九歲。見外戚傳及元后傳。劉原父曰。衍年字。愚案王莽傳亦有此一句。又元后傳于孺子嬰亦曰年二歲。後漢本紀亦云。沖帝年三歲。質帝年九歲。竊恐年若干歲。古人亦自有如此句法。未必果是衍字。

第宮誤

平帝后莽女也。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宮卽上文大司徒馬宮也。而師古以第宮爲句。注云。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師古之妄如此。

五女同節

元始四年。莽女入宮爲后。時平帝年十三。莽女十四。至五年。帝卽爲莽毒死。后立僅歲餘。且馮昭儀傳謂平帝生未滿一歲卽有眚病。元后傳亦謂帝年九歲徵入。常年被疾。然則帝與莽女不能成好合也。莽卽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更號爲黃皇室主。令人豫飾往問疾。后太怒。鞭笞旁侍御。發病不起。莽敗。女自投火中死。曰。何面目見漢家。凡守節十九年。年三十三。莽乃有如此賢女。異哉。後曹操篡漢。而其女

爲獻穆曹皇后。以後書本紀所載觀之。操女亦可謂賢正。與莽女相類。偶見近儒攷證書中有一條。以莽、操女皆有節操。又宇文泰女爲西魏廢帝后。帝爲泰廢。以阬崩。后亦以忠於魏罹禍。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帝崩。堅以大丞相專政。后知堅有異圖。意不平。及禪代。憤惋愈甚。堅內愧之。封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堅乃止。李昇女爲吳讓皇太子璉妃。及昇篡位。封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嗚咽流涕而辭。五女同節。

新都

王莽傳。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新野是南陽郡屬縣。而都鄉則新野之鄉也。故名新都侯。莽罷就國。南陽太守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毛詩周官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愚謂莽之奏。劉歆爲之也。歆當哀帝時。已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責讓之。諸儒皆悲恨。奏歆改亂舊章。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至是柄用。乃得行意。鄭康成稱劉歆識古。故能表章墜典。意良厚矣。惜乎所事非其人。重爲世

所詬病。逸禮、古尚書幾存而復亡。然毛詩、周官之興。則頗有力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歆是矣。

更始將軍

王莽傳下。王涉、劉歆、董忠等叛。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云云。攷莽官本有更始將軍。但上文言拜皇后父史諶爲寧始將軍。其事已在劉聖公改元爲更始之後。當是寧始。而此乃作更始。并下文更始將軍史諶度渭橋。恐皆寧字之譌也。

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衞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歷代文字。體乖日久。顏師古漢書注敍例云。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眞正。慶元閒。建安劉之同刻跋云。自顏氏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雌黃所加。字一從古。張守節、顏師古學識皆不甚高。至於劉之同也者。不過趙宋時刻書之人。尤爲浮淺。然此三家者猶知好古。故其議論如此。亦足以鍼砭俗學。今就毛版史、漢攷之。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如史記武帝本紀。張羽旗。設供具。封禪書同。而漢書郊祀

志供作共。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夜掃齊相舍人門。舍人伺之得勃。而漢書伺作司。又史記灌夫傳。令門下候伺。而漢書伺亦作司。漢書於趙廣漢傳亦云。徵司丞相門內不法事。（說文卷八上人部伏字注云。司也。徐鉉曰。司今人作伺。又伺字在新附。徐鉉曰。从人。後人所加。）史記酈侯世家。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而漢書他作它。史記蕭何世家。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而漢書何傳蹤作縱。史記酈食其傳。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而漢書藏作臧。史記自序。藏之名山。而漢書藏亦作臧。史記吳王濞傳。袁盎見上言事。鼂錯在。請屏錯。錯趨避東廂。而漢書以此事入錯傳。廂作箱。（漢書董賢傳。太皇太后召賢引見東箱。義門何氏校改作廂。恐誤。）史記韓長孺傳。以慰士大夫心。而漢書慰作尉。師古曰。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中山孝王興傳。以尉其意。並同。史記長孺傳。又有貪嗜財。而漢書嗜作耆。今說文火部既有尉字。心部又收慰字。老部既有耆字。口部又收嗜字。此等當皆是漢俗字。或出秦人。非周所有。而許氏有之。許氏參酌古今定此書。雖好古。實則大半則從秦、漢人說詳予所箸蛾術編說字門。史記自序。小子何敢讓焉。而漢書讓作攘。漢藝文志亦云。堯之克攘。今尚書堯典云。允恭克讓。此晉人所改。據此諸條觀之。則史記多俗。漢書多古可見。惟史記貨殖傳。領南河北固往往出鹽。古無嶺字。只作領。此古字僅存者。而南越尉佗傳云。兵未踰嶺。東越傳云。令諸校屯預章梅嶺。仍從俗。兩處嶺字漢書皆作領。蓋張守節雖以有古字爲好本。未及詳改。至宋而好本盡亡。漢書之存古。則宋景文力居多。

凡史記以字漢書皆作㠯馮唐傳唐論李齊不如廉頗、李牧上曰何已已卽以也古作㠯隸變爲已又旁加人遂作以又分爲二已爲止以爲虛字惟漢書存古而傳寫成㠯此云何已者謂何以言之師古曰已猶耳其謬不待言而近代名公評云已與以通史記作以名公全不識字又儒林傳㠯立先王之教㠯字下注音以二字而無師古曰攷南監版本無此二字而毛版突有之師古雖不通小學然陋不至此其非師古注顯然乃明季妄庸人所爲

漢紀

荀悅漢紀自序云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建安元年上巡省許昌以鎭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鈔譔漢書略舉其要悅於是約集舊書通比其事凡在漢書者大略粗舉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凡所行之事刪略其文爲三十卷無妨本書有便於用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觀其書蓋專取班書別加銓次論斷之而班書外未嘗有所增益叙自序可見而其間或與班書亦有小小立異者在悅似當各有所據若班書傳刻脫誤處藉此校改者亦閒有之然已僅矣悅、淑之孫儉之子後書本傳稱其初辟鎭東將軍曹操府蓋始進卽依曹氏而從弟彧又爲曹謀主故此序有元輔征討云云要之此時獻帝僅存虛號如悅、彧亦未足多責四百有一十六載本傳無一十兩字據高祖元

年。未即眞之元年數起。數至獻帝庚辰。恰四百有六載。一十兩字。後人誤加之。據嘉靖戊申黃姬水刻。其篇首當言十一世十二帝通王莽二百三十年。今云云者。亦皆誤。悅自言志不能盡。而其實於志文亦往往摭入。非但取紀傳者。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九

後漢書一

范氏後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范蔚宗之前作後漢書者已有數家今皆不傳而范氏獨存說詳後蔚宗著書指趣及其爲人說詳後南史篇中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卽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爲范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志每卷首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正因以司馬志補范書卽劉昭所爲故後人題之如此別本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闕昭補之兼注之邪司馬志無闕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邪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姑再考之又天文志第三卷通卷無注必係亡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無注其爲亡失更屬顯然蓋五行志多伏生鴻範五行傳文劉昭於貌言視聽傳皆采鄭康成注獨此卷思傳劉注亡鄭注亦因之遂亡也

晉書八十二卷云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出後宣帝弟敏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以漢氏中興訖於建安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

漢書。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年六十餘。今彪書志見存。凡三十卷。篇卽卷也。則其紀傳僅五十篇。未免太略。范蔚宗書紀傳共百卷。較彪且不啻倍之。觀彪自述。嫌舊史煩雜。志在刪除。則彪意於志稍詳。而於紀傳則甚略。所見稍偏。劉昭用范紀傳。而補以彪之志。頗爲合宜。

蔚宗非不作志。未成而誅死。後爲謝儼取其臺蠟以覆車。故惟存紀傳。（事見李賢後漢書第十卷下公主傳注。洪邁容齋四筆第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洪云。李賢謂出沈約宋書謝儼傳。儼傳卻無之。）江祏詣謝朓。朓適作一詩。命左右取以視祏。既而曰。正復不急。遂已。祏以爲輕己。譖而殺之。李賀平日素輕一友。賀夭亡後。其人取賀所作詩投溷中。故賀詩傳世者不多。以蔚宗之恃才傲物。取憎羣小。如江祏之恨謝朓者必多矣。故共誣以重罪而殺之。乃身後著述之遭阨。又與李賀同。千載而下。可爲隕涕。然人皆有一死。蔚宗畢竟常在天壤。彼妬賢嫉能之小人。如謝儼者。亦何爲哉。

蔚宗又別自作選簿。以述百官。梗概欽明。階次詳悉。見蕭子顯南齊書百官志敍首。蔚宗固非不能作志者。

劉昭李賢注

梁書文學傳。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幼清警。外兄江淹早稱賞之。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尙書倉部郎。除無錫令。歷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集後漢同異注范蔚宗書一百八十卷。世稱博

悉。遷通直郎。出爲郯令。卒官。南史文學傳略同。考昭注范氏紀傳。司馬氏志。今世所行紀十二卷、志三十卷、傳八十八卷。卽其本也。梁書所云一百八十卷。八十當作三十。唐章懷太子賢旣用其本改其注矣。於志仍用昭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且昭所注續志。頗有可觀。則其紀傳注必佳。仍舊可耳。何必改作。唐初諸皇子。好以箸述爭名。太宗子承乾命顏師古注漢書。泰引蕭德言等譔括地志矣。賢又招儒臣爲此。枉使劉注零落不全。恐有意存掩美。改壞舊注。幷襲取舊注。攘爲己有者。

爲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者。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見新唐書八十一卷章懷本傳。又見八十九卷張公謹傳。一百二卷岑長倩傳。諸人皆無所表見。學識未必佳於劉昭。或襲取。或改壞。恐皆不免。（格希元姓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革希元。未知何據。宰相世系表格氏。允格之後。輔元相武后。希元卽其弟。然則作格無疑。）

唐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范蔚宗之刪後漢。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采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愚謂知幾稱蔚宗之美甚確。至其詆斥劉昭。恐未必然。大約唐初人有此一種議論。所以李賢輩有事改譔。昭注遂遭廢去大半。就如知幾之言。則昭注似裴松之之於陳壽。松之雖少裁斷。其博亦有可取。此等入正文則煩猥。入注猶卑可。況昭注必勝松之邪。凡箸述。空際掉弄。提唱馳騁。愈多愈亂人意。紀載實事。以備參考。雖多不甚可憎。

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前八卷皆前漢。而後漢僅居其二。詳案之。亦醨疵互見也。其中最精者一條。趙岐傳。岐箸要子章句。刊誤要當作孟。而不能言孟所以誤爲要之故。仁傑則云。古文要作㚔。與鼏相近。疑孟與鼏通。岐傳本作鼏子章句。而誤作㚔耳。此條實精妙無比。似深於小學者。乃於牙門一條內論車字古皆音尺奢切。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則全不識古音而亂道矣。牟字一條。據歐陽永叔詩本義。強指來牟爲后稷初封所賜祭器。而斥毛鄭赤烏以牟麥俱來爲誕。大約趙宋人說經。如鄒氏演劇。里巫降神。一派繁風捕影。如仁傑的是趙宋人口吻。塗山一條。以郡國志爲范蔚宗所作。豈非目視而不見其睫者邪。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

後漢書二

光武先主同出

光武與蜀先主同出於景帝。光武紀云。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三國志蜀先主傳云。先主姓劉、諱備。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是同出也。前書景十三王傳。賢愚不等。賢者如河閒獻王。諸侯中所僅見。其凶殘悖亂者。至無復人道。而後漢與蜀。則又同出於此。亦異矣。前地志。陸成係中山國屬縣。非涿縣亭。未詳。

六隊

光武紀。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戰。李賢注。王莽置六隊郡。置大夫一人。如太守。南陽爲前隊。河內爲後隊。潁川爲左隊。弘農爲右隊。河東爲兆隊。滎陽爲祈隊。案。前書莽傳。分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劉奉世謂其下文別爲河南大尹。改爲保忠信卿。則知六隊中無河南。河南二字當作滎陽。劉說得之。李賢此注。

清陽

伯升破秩宗將軍陳茂於清陽。注。清陽縣屬南郡。案。清陽。地理、郡國二志皆屬南陽。此作南郡。當是脫陽字。

兵法六十三家

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案。莽傳云。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此者字宜在家字之下。司馬彪天文志述此事。亦云。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亦誤也。

宗佻

驃騎大將軍宗佻。更始傳作宋佻。

破虜將軍

更始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案。上文云。破虜大將軍。此似脫一大字。

舞陽

更始使舞陰王李軼屯洛陽。注。舞陽縣屬南陽郡。案。地理、郡國志皆云南陽有舞陰。帝紀及馮異傳皆云李軼爲舞陰王。此注誤。更始傳作舞陽王。亦誤。

光武封更始

建武元年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今封爲淮陽王吏人敢賊害者皐同大逆愚謂更始因伯升起實以無罪殺伯升光武封之類以德報怨矣但當如盆子待以不死耳

盧方

盧方起安定方當作芳

眞定王揚

建武二年眞定王揚謀反注揚景帝七代孫案揚常山憲王舜七代孫當作景帝八代孫

東陽津鄉

建武三年建義大將軍朱祐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案續志育陽有東陽聚注朱祐破張成處又五年征南大將軍岑彭伐田戎於津鄉案續志南郡江陵有津鄉

喬扈

建武七年雲中太守喬扈降案盧芳傳作僑扈

高句驪

建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奉貢案王莽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至是復故

下辯

中郎將來歙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注。縣名。屬武都郡。案。下辯道名。地理志有下辯道。續志脫道字。隸釋武都丞等題名有下辯道長任詩。則知後漢仍爲道。注縣名。非也。

三校尉

建武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注。七年罷。案。此紀凡置字皆誤作致。不知何故。此致字亦誤。但本紀七年僅云省長水射聲校尉官。不言屯騎。此注恐尚有小誤。

葉

建武十七年。幸葉章陵。注。葉縣屬南郡。案。葉、章陵俱屬南陽。注脫陽字。

復南頓田租歲

建武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歲。案。據文不見歲數。係歲上脫一字。其下文父老叩頭言。願復十年。帝笑增一歲。而其下文二十年復濟陽六歲。南頓當與濟陽同。則此當爲初復五歲。增一歲爲六。所脫疑五字。

中郎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請和親。使中郎李茂報命。案。匈奴傳作中郎將。此疑脫一字。比後爲南單于。自此世爲漢用矣。

中元元年

中元元年夏四月己卯。改年爲中元。案。祭祀志。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此用四字紀元。亦見東夷倭國傳。傳寫誤脫建武二字。鍾淵映歷代建元考采通鑑考異及胡三省注。引洪适隸釋辨之甚詳。

光武年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案。光武二十八歲起兵。中更更始二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年六十三。此二字傳寫誤也。

吳常

顯宗紀。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注。以吳常行度遼將軍。案。吳常當作吳棠。

良成

永平十五年。帝耕于下邳。徵琅邪王京會良成。注。良成縣名。屬東海。案。續志良成屬下邳。

西河王敏

永平十六年。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漢注。官儀曰。敏字叔公。幷州隰城人。案。據此則王氏在幷州者尙有西河一望。不止太原。

兩二月

永平十七年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爲司徒兩二月下衍

司寇

永平十八年詔令天下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一本寇下有作字案此上文十五年詔亦有此三條寇下亦無作字而和熹鄧后紀亦云右趾以下至司寇但章帝紀建初七年詔先言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然後繼之以亡命贖死罪云云章和元年詔同如此則寇下可省作字而元和元年詔亦有輸司寇作之文若永平十五年十八年詔其上文絕無輸司寇作字樣何得但言司寇實屬不成文理此非脫作字乃史家因吏贖之文而失者

今城

肅宗紀建初二年燒當作羌叛今城太守郝崇討之今城當作金城

產子復

元和二年詔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案前高紀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此多一歲

諱肇

和帝紀。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愼說文。肇音火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愼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愚考說文卷十二下戈部肇。但云上諱。並無火可反之音。亦無解釋。惟徐鉉注云。後漢和帝名也。李舟切韻云。擊也。從戈肇聲。直小切。卷三下支部肇字則注云。擊也。從支。肇省聲。治小切。卷十二上戶部扆字注云。始開也。從戶從聿。治小切。釋詁。肇、始也。又謀也。釋言。肇、敏也。大雅江漢。肇敏戎公。毛傳用謀訓。合而考之。此字訓始者當作扆。不當從支。今伏侯既謂諱和帝名曰始。而字又爲肇。非也。從支者訓擊。則從戈者不訓擊。李舟之言亦非。至和帝名既訓始。則音兆者是。說文反切用孫愐。雖出於徐氏。而當李賢時。蓋已有附入者。但音肇爲火可反。殊屬舛謬。

二月壬辰

和紀云。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卽皇帝位。案。章紀。章帝以正月壬辰崩。而此紀。和帝卽位在二月壬辰。二者書日必有一誤。

阜陵王种

永元三年夏六月辛卯。尊太后母比陽公主爲長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注。阜陵王种之子。案。太后上脫皇字。比陽當作泚陽。种、阜陵王延之子。注中种字。傳寫誤傳作冲。毛版脫誤不悉出。聊偶箸之。

租更

永元九年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藁更謂踐更之役也

趙世

燒當羌寇隴西遣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趙世西羌傳作趙代彼避唐諱一書中有避有不避疏略也今不悉出聊一見之

遼東昌黎

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案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應劭注曰今昌黎昌黎之名始見於此而西漢實無昌黎縣應劭於後漢雖言昌黎而郡國志亦無此縣唐貞觀八年置此縣隸營州都督地在異域荒昧難知今之昌黎縣隸永平府者則金所改移之名又非唐之昌黎縣也若漢遼東之西部都尉治無慮縣不治交黎縣李賢以漢遼西交黎之名被之遼東殊誤若韓文公自稱昌黎舊唐書亦云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非昌黎再考

龍眼

元興元年南海獻龍眼荔支注廣雅曰益智龍眼也案龍眼與益智非一物廣雅誤說詳唐愼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第十三卷文多不載